

慶祝 《傲慢與偏見》 出版兩百年

蔡明燁

◎ 英國里茲大學傳播研究所研究員

2013年是英國女作家珍·奧斯汀代表作《傲慢與偏見》(*Pride and Prejudice*)出版第兩百週年，打從年初起，為期長達一整年的慶祝活動，已在大西洋兩岸陸續展開：例如早在1月28日，亦即《傲慢與偏見》出版日當天，位於英國巴斯(Bath)的奧斯汀中心(Jane Austen Centre)舉辦了一個連續12小時的「朗讀馬拉松」，邀請遍佈世界各角落的奧斯汀專家、學者、書迷來閱讀本書，透過網路現場廣播和全球的奧斯汀粉絲共襄盛舉；美國費城的自由圖書館(The Free Library)籌辦了一個為期一天的慶祝活動，包括與本書相關的各項演講、影片放映、現場即興表演等；英國廣播公司BBC找到了曾經屬於奧斯汀兄長的宅第喬頓莊園(Chawton House)，在那兒重現《傲慢與偏見》書中男女主角初次相見的舞會，於5月在電視頻道中播出；北美奧斯汀學會(Jane Austen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)也規劃了《傲慢與偏見》論文比賽，於5月底截止收件，配合得獎作品的公佈，又有一系列的活動出爐。

此外，各種專題展覽及國際性會議也稱得上應有盡有，例如位於英國喬頓(Chawton)的奧斯汀博物館(Jane Austen's House Museum)，刻正展出當年奧斯汀和姐姐討論本書的書簡；位於美國巴爾的摩的高卻爾學院(Goucher College)，號稱擁有全北美地區最大的奧斯汀館藏，也於今年配合展出過去兩百年來形形色色的《傲慢與偏見》珍版，還有關於本書迴響的相關文件；英國的劍橋大學及哈特佛爾夏大學(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)，分別於6月和7月主辦兩個國際型學術研討會，前者以奧斯汀作品各種不同的改編形式為討論焦點，後者則將研究主題放在奧斯汀小說場景和地理景觀的對應關係上；企鵝出版社更積極鼓勵全球讀者隨時把喜歡的書中文句上傳推特(Twitter)，使今年各種奧斯汀「名言」在網路上的能見度暴漲，並在臉書上廣為流傳。

身為一名文字工作者，奧斯汀曾在1813年《傲慢與偏見》出版時慨歎道：「好像沒有比一本書更快讓人厭倦的東西了！」孰料本書竟能風行了兩百年而持續受到新一代讀者的喜愛。那麼，奧斯汀和《傲慢與偏見》究竟有何魅力，居然可以如此歷久彌新呢？

首先，正如劍橋大學的陶德教授(Janet Todd)所表示的，《傲慢與偏見》是一部非常簡單又非常複雜的小說，讀者可以在很多不同的

層面上享受本書帶來的樂趣，例如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灰姑娘般的浪漫愛情故事，講一個出身平凡的少女，如何抓住一個富有、英俊的上流社會貴族的心，充滿了綺麗色彩；或者你可以把它看成一部帶有諷刺意味的喜劇，欣賞奧斯汀犀利、詼諧的文辭和對話；又或者你可以將之視為奧斯汀本人對 19 世紀英國仕紳階級的社會觀察，尤其是針對當時女性處境而提出的社會批判。這些面向彼此交錯，一般讀者並不需要仰賴深入的學術分析即能心領神會，很少文學作品能夠做到這一點。

《傲慢與偏見》也可以說是現代小說的先聲，它和許多 19 世紀經典小說有文學體例上的根本差異，比方說狄更斯（Charles Dickens, 1812–1870）、雨果（Victor Hugo, 1802–1885）乃至白朗蒂三姊妹（Charlotte Bronte, 1816–1855; Emily Bronte, 1818–1848; Anne Bronte, 1820–1849）等人的作品，都帶有非常強烈的戲劇性，善惡對比，愛恨分明，故事情節千迴百轉，高潮迭起。但是反觀奧斯汀的作品，卻跟 20 世紀以後崛起的小說更為接近，聚焦在家庭生活的日常俗務上，處理人際關係的微妙張力，人性中的小善小惡，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瑣事，卻是每個人日復一日不斷面臨的真實問題，而奧斯汀早在 19 世紀初期，即以敏感、幽默的文字深入探討做為一個女人，如何在大環境裡自處的種種思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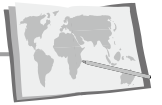
英國奧斯汀學會（Jane Austen Society of the UK）的喬伊絲（Marilyn Joice）也強調，一般讀者喜歡圓滿的收場，而《傲慢與偏見》讓幾個主要角色都能得到快樂的結局，是 6 部奧斯汀小說裡面最光明燦爛的一部，自然也最能滿足廣大讀者的脾胃；但在另一方面，喬伊絲認為奧斯汀的人物塑造極為傳神，當你學會品讀字裡行間的意義後，你便開始發現喜劇結尾並不只是情節的刻意鋪陳而已，而有角色的自主性在內，同時每閱讀一次，你也更會發現每個人物都是那麼栩栩如生，戲謔之處讓人不禁莞爾！這種雅俗共賞的寫作技巧，想必是本書的魅力所在之一。

其次，奧斯汀小說迄今已經生成了世界性的文化產業，可能更是讓奧斯汀歷久不衰、風靡全球的重要因素。

《傲慢與偏見》早在 1940 年就被搬上了大銀幕，由寫出了另一部著名小說《美麗新世界》（*Brave New World*）的男作家赫胥黎（Aldous Huxley）進行劇本編寫，並由英國當年的招牌演員勞倫斯·奧立佛（Laurence Olivier）詮釋男主角達西（Darcy），說得上四平八穩，然而奧斯汀作品的影視改編開始產生現代化暨全球化的影響力，卻是相對晚近的事。

南漢普敦大學（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）的克波博士（Shelley Cobb）指出，各種奧斯汀小說的改編不斷注入當代有關女性主義的思潮，尤其是 1970 年代末期以後，奧斯汀小說裡的女性主義色彩更成為學術界的新主流，於是新的改編作品——無論是電影、電視或劇場表演——往往成為今人對原著的現代化解讀，一再賦予奧斯汀作品新的生命，使之永不退流行。

從這個角度觀之，最近一波的《傲慢與偏見》熱潮可追溯自 1995 年的 BBC 電視劇改編，



由當時方剛崛起英國影壇的男演員克林·佛爾斯（Colin Firth）擔綱。本劇的訴求對象無疑是女性觀眾，年輕帥氣的佛爾斯飾達西一角，對慧黠的女主角伊莉莎白（Elizabeth）一見鍾情，無奈伊莉莎白對他高傲的神態產生偏見，直到本劇顛覆了傳統「出水芙蓉」的概念，演出達西跳入湖裡游泳，從湖邊濕淋淋地上岸一幕，終於讓女主人翁忍不住對他產生了仰慕之情，並且讓電視機前無數的女性觀眾為之傾倒不已。BBC 讓佛爾斯所扮演的達西在湖邊巧遇窈窕淑女的设计，已成為英國電視劇的經典一幕，而佛爾斯本人的演藝生涯隨後也扶搖直上，2010 年剛以「王者之聲」（*King's Speech*）的精湛演出，成為奧斯卡的金像獎影帝。

十年之後，新版的「傲慢與偏見」電影再度於 2005 年問世，由當時正在好萊塢快速竄紅的英國玉女明星奈特里（Keira Knightley）飾演伊莉莎白，清麗脫俗之餘，更見女主角率真、灑脫、獨立自主的個性，充滿了現代感，票房與口碑相得益彰，於是就在佛爾斯的「達西」與奈特里的「伊莉莎白」兩大支柱架構下，一股難以抵擋的奧斯汀風潮從 1990 年代中期開始吹向四面八方，十年後更顯無遠弗屆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傲慢與偏見》還有很多相當「另類」的改編，各有不同的受眾與影響力，比方說費爾汀（Helen Fielding）在 1990 年代末期的暢銷幽默小說《BJ 的單身日記》（*Bridget Jones's Diary*），就是以《傲慢與偏見》為雛型，連男主角也仍取名叫做「達西」，只不過將背景移到了 20 世紀的倫敦，並把女主角塑造成上世紀末期格外流行的「傻大姐」嬌憨形像，當該書於 2001 年改編成電影時，又召來佛爾斯演出達西一角，無形中再度強化了新時代書迷、影迷對奧斯汀及《傲慢與偏見》的向心力；波朵爾（Linda Berdoll）在 1999 年自費出版了《傲慢與偏見》續集，稱之為《達西娶妻》（*Mr. Darcy Takes a Wife*），沒想到在奧斯汀粉絲間頗為盛行，賣出了上萬本，於是紙版書籍於 2004 年正式登場，亦曾在坊間一度造成轟動，鼓勵波朵爾持續撰寫新的續集，估計目前已有 25 萬冊在美國發行；重量級偵探小說家詹姆斯（PD James）在 2011 年出版《死神造訪潘布里》（*Death Comes to Pemberley*），以另一種《傲慢與偏見》續集的型態面世，將達西與伊莉莎白捲入了謀殺案的核心，和 2009 年葛萊姆史密斯（Seth Grahame-Smith）所寫的《傲慢、偏見與殭屍》（*Pride and Prejudice and Zombies*），大膽結合傳統浪漫小說與目前青少文學圈最炙手可熱的靈異、吸血鬼小說混合類型，毋寧異曲同工，各有別開生面之效。

上述種種，恰好印證了本文稍早所言：「讀者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層面上享受本書帶來的樂趣。」這些樂趣顯然不僅止於文本的樂趣，也來自改編的樂趣，以及各種次文化衍生而來的樂趣，達到了奧斯汀文化產業不斷的加乘、繁衍與擴張。

第三，奧斯汀本人及她所處的英國攝政期間（Regency Period, 1812–1830），似乎提供了現代讀者某種心靈的慰藉。美國最大的奧斯汀粉絲網站「潘布里共和國」（The Republic of Pemberley）主持人羅本絲（Myretta Robens）坦承：「那個時代的社會氛圍與生活步調，在在令

人嚮往、引人遐思，給了我們一個可以逃避的空間。」

而爲了滿足此一心理，北美奧斯汀學會號稱已有 4,500 名會員，65 個分部，會員們每年假奧斯汀生日當天聚會，在各地舉辦英式下午茶，參與者們可以穿上她／他們最俊俏的攝政時代服飾，與同好共度一個優雅的美好下午；除此之外，英國的巴斯小城也會在每年 9 月中、下旬舉辦爲期將近兩週的「奧斯汀節 (Jane Austen Festival)」，這個文學慶典和其他文學節有一個本質上的區別，也就是一般文學節的活動比較靜態，例如有很多的主題演說、專家對談、作者朗誦及簽名會等等，但「奧斯汀節」卻顯得很動態，以粉絲的實際參與見長，包括化妝遊行、仿古舞會、餐會、市集、徒步遊……等項目，讓奧斯汀書迷們可以藉機重溫英國攝政時期的溫文儒雅，在緊湊匆忙的現代生活中找到一個宣洩壓力的出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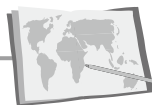
奧斯汀出生於 1775 年 12 月 16 日，包括她在內共有 8 個兄弟姊妹，家庭成員感情緊密，1801 年隨著家人搬到了當時的社交重鎮巴斯，在那裏住了 6 年，奧斯汀小說所勾勒出來巴斯富裕、時尚的風華，堪稱令人艷羨。

在哥哥的協助下，奧斯汀於 1811 年推出她的處女作《理性與感性》(Sense and Sensibility)，成績平平，《傲慢與偏見》是她的第二部小說，也是她最鍾愛的作品，從一開始，奧斯汀就暱稱本書爲「我親愛的孩子 (my darling child)」，於 1813 年由湯瑪士·艾格頓 (Thomas Egerton) 出版，雖然受到注意，也頗受讀者歡迎，卻不能說立刻造成偌大旋風，第三版甚至沒能售罄！換句話說，奧斯汀小說的風行是一種慢熱的過程，時至今日，英國每年仍持續售出 5 萬本以上的《傲慢與偏見》，這還不包括免費下載的電子書版本，以及海外翻譯版，同時從世界各角落到巴斯奧斯汀中心參訪的人數，每年也維持在 6 萬人次之數，其中百分之八十都是女性。

繼《傲慢與偏見》之後，奧斯汀又見《曼斯菲爾德庭園》(Mansfield Park, 1814 年) 和《艾瑪》(Emma, 1816 年) 先後問世，但作家隨即病逝於 1817 年，享年 41 歲。《諾安格修道院》(Northanger Abbey) 和《勸說》(Persuasion) 兩部著作，都是奧斯汀過世之後才於 1818 年出版的遺稿。

奧斯汀一生未婚，除了留下的 6 本小說之外，並沒有太多一手資料可供後世對她個人及她的生平進行更透徹、直接的研究與分析，雖然《傲慢與偏見》描寫了很多有錢人家的紳士、小姐及他們的社交生活，但學者們相信，這一切大多出於作家敏銳的觀察和豐富的想像力，而非親身經歷。於是這點點滴滴——少數而珍貴的作品、短暫而謎樣的人生、生活恬靜而感情豐沛異常，兼之以在重男輕女的大環境挑戰下，卻仍能努力創作，成爲一名出版不輟的女小說家，並走在時代之前，提早開創了現代小說的藍本……，這些難能可貴的特質，在現代讀者的心目中自然更增添了奧斯汀無窮的吸引力。

最後，《傲慢與偏見》筆下的世界固然帶有濃厚的英國風，同時這股英國風確實是讓許多粉絲著迷的原因，但追根究底，奧斯汀小說的核心題旨在於對愛情與婚姻的探索，堅信每個人



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，而性格慷慨、溫暖、高度自覺的個人，則有較多獲得幸福的契機，因此《傲慢與偏見》所編織的愛情故事，基本上是男女主角雙雙突破自我的侷限，達成自我覺醒的心路歷程，書中所刻劃真正的親密關係，建立在男女雙方更加深刻認識自己、認識對方及彼此共同所處之世界的迢迢之旅。

就這個面向而言，奧斯汀和《傲慢與偏見》其實具有高度的普同性，因此 2004 年的電影「新娘與偏見」(*Bride and Prejudice*)，摒棄了原著的英倫精髓，融合了現代印度家庭、美國跨國企業，以及載歌載舞的寶萊塢 (Bollywood) 電影形式，改編後無論在東、西各國均成績斐然！此外，任教中國大陸的英語教師歐布萊恩 (Karen O'Brien) 也驚訝地發覺，現代中國青年男女對《傲慢與偏見》的接受度相當之高，因為書中許多對人性的洞察、對人際關係的諷刺，以及對幸福的思考與追求等，都可以很容易地進行文化轉移，可見與其說本書具有強烈的地域傾向，不如說奧斯汀其實超越了國界和時代的限制，而這種文化上的普同性，應該是《傲慢與偏見》能夠在兩百年後屹立不搖最好的解釋。 ISBN